

現代政治

現代學生與政治

『唯有科學才能救國，現代中國學生，應當埋頭埋腦，靜心研究科學，不要過問政治』，這往往是在朝的政治人物教導學生的話，所謂讀書救國論者，就是這流人物，或者是與這流人物相呼應的教育家。

『學生是國民中最優秀的分子，如果學生不應過問政治，試問誰來過問政治？』這往往是在野的政治人物一拆政府底後台的喊叫者——教導學生的話，而且為多數學生所歡迎和表示同情。

究竟這兩說中，誰對誰不對？現代學生，究竟應依前說，還是應遵後說？

亦屬不雅。何況現代中國社會，正在急遽地變化，舊的社會秩序，已經分解，新的社會秩序，尚未產生，在這過渡的階段中，全中國環境內幾無一片安靜土，即有學生要想作個這樣的『奴才』，也幾乎弄得無處可做。勞大不是停辦了嗎？中大不是解散了嗎？青大不是也解散了嗎？這些學校底停辦或解散，責任究竟歸誰負，吾人姑置不論，總之，在今日之中國，學生即欲安心讀書，實爲環境所不許。

依前說的學生，我們知道，必有人罵他作『奴才』。選後說的學生，我們又知道，必有人罵他是『盲動』。『奴才』，固不好聽，『盲動』，

期二第
年一十二國民革命軍中
版出日一九三七年七
分二價售期每
角六洋大期六十一年全
角四埠外角二埠木費郵

者版出現在上海法租界德律福度伯程公國中傳代上新嘉光理華通書畫局局局店書畫局書命生新嘉光理華通書畫局局局店書畫局書命生

王氏舊

所以，現代中國學生過問政治的強烈趨勢，實因感受現代中國社會環境之不斷的刺激而起；換言之，這是一

期 本 現代學生與政治
中國政治之清景與展望
美國政黨政治的實際及
其改造(續) 朱伯康
何景光

我們需要怎樣的憲政
以統治國與國民統治日本
日本承認僞國問題
獄中心影(續)

一
封短信

王要孫

種自然而然的趨勢。但是，學生因過問政治而發生盲動，這於學生本身利益必有重大損失。所以不背社會學觀點。

種自然而然的趨勢。但是，學生因過問政治而發生盲動，這於學生本身利益必有重大損失。所以不背社會學觀點。

南京圖書館藏

的教育家，必不反對今日的青年學生過問政治，但必須引導他們怎樣過問政治，才於社會國家有益，而於學生本身無損。

政黨的宣傳政策 (Propagandist Policy)，等於軍事上施用的戰略，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容易蒙蔽一般民衆的視聽。觀察力薄弱，和缺少經驗的青年學生，如果過問政治的欲望

特別強烈，偶一不慎，就要上當。所以學生如欲過問政治，第一，常用冷靜的態度和研究科學的精神去衡斷政治底是非，並探究一切政治背景。

社會的階級愈紊亂，政黨的分化益劇烈。學生如欲過問政治，自然就有加入政黨的要求；在黨派紛爭的前面，站在某黨之外觀察某黨，欲求正確地判斷其種種，這是極不容易的事。

中國政治之清算與展望

(一)

依舊要照例抄幾句古書：

史記陳涉世家：

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輒耕之壠上，恨恨久之，曰：『苟富貴，毋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

又史記項羽本紀：

秦始皇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文同書高祖本紀：

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是也！』

此外，石達開給曾國藩的一首詩，我還不會忘記：

大帝勸華多頌美，皇王家世盡鴻

濛，賈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還鄉唱大風；豈是匹夫方見異，遇非天子不爲隆。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

三千年來的中國政治，任他怎樣的翻了三萬六千個筋斗，換了二十三個朝代，牠總逃不出或跳不出上面這幾句話裏的含義。

國政治的本質，至少至少要了解了一大半，我以為。

(三)

政治本來是人類社會的權力關係之表現，所以，中國過去的政治，也可以冒然從俗的說：是幾個英雄活躍的結果。因此，要解答這「為什麼這樣？」最好請英雄自己來解答。自己解答自己，這當然比任何的解答都來得明白。現在，我們且來聽聽一位英雄的解答：

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所以，學生如欲加入政黨，在未加入之前，當嚴格地選擇，並慎重考慮。政黨彼此應反對的，只是主義與政策，對於個人，用不着互相仇視，或爾詐我處。狹隘的黨員，往往昧於此義，致演成種種違背政治道德的行為，這是想作政治活動的學生所當為，這也是想作政治活動的學生所當戒的。

朱伯康

那當然，有了洛陽負郭田二頃，誰還願意去干祿？不去干祿，那當然是佩不到六國的相印，這是很明顯的事。不要說蘇秦，就是你，你有了上海黃浦灘地皮二頃，不要說二頃，就是半頃，你還願意去干祿嗎？這當然你自己會知道。所以，陳涉不願久爲備耕，而別有其所謂「鴻鵠之志」；項羽，劉邦（見秦皇帝的儀從），就馬上要生「取而代之」的野心，即使沒有這野心，也不禁突口而出：『大丈夫當如是也！』真是羨煞人哉。

政治的形式，決定於社會的實際生活。中國舊時的社會生活以農業生產爲依歸，而農業生產又是單純的再生產，是以同一的技術，同量的資本，在同等的生產組織內反覆施行着。當着農業生產豐盛的時候，地租國稅的量積自然增加，士大夫官僚的活躍於是就得着了途徑，「開科取士」，自是進身的妙法。也就是統治的妙法。然而不幸若來了一荒年，農業生產驟然的衰退，農民生活就感着極度的困難。可是地主階級官僚階級所賴以爲生的地租國稅却不能不徵收。國稅徵自地租，地租收自農民。於是農民

困窮了，流亡了。然而，農民終竟也是個人，這可惡的東西到了流亡無可流亡的時候，也會像陳勝吳廣之流，揭竿而起，從者數萬，終於也會推翻了暴君的統治！石達開說：『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這句話是不錯的，中國過去的政治原來就是這樣。

（四）

展開來說。

中國，自來只有國家的活動而沒有國家的觀念。如果要問「為什麼這樣？」我可以舉出一個家族制度做說明。

家族，是中國社會一切活動的中產，是以同一的技術，同量的資本，在同等的生產組織內反覆施行着。當着農業生產豐盛的時候，地租國稅的量積自然增加，士大夫官僚的活躍於是就得着了途徑，「開科取士」，都是這家族制度的撐持物。什麼「三綱」，什麼「五常」，什麼「孝悌」，都無非是「人倫」的準則。你不守這人倫的準則是可以的，但你必須離開這社會。「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婦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這是歷代理賢所

困窮了，流亡了。然而，農民終竟也是個人，這可惡的東西到了流亡無可流亡的時候，也會像陳勝吳廣之流，不是爲了國家，而是爲了「光耀門楣」，「顯親揚祖」。你若去經商，你打了暴君的統治！石達開說：『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這句話是不錯的，中國過去的政治原來就是這樣。

告訴你的，你必得遵守。你若去做官，你的目的，並不是去爲你個人，更是爲了國家，而是爲了「光耀門楣」，「顯親揚祖」。你若去經商，你家庭。在事實上，管理你的，不是國家所設的官吏，而是你的家長。再，如果你行爲不端，或忤逆，或不孝，或是反倫，或損害本族的名譽，你就得受族長的處分：罰你錢，罰你跪，罰你負荆，罰你肉袒，罰你酒席，罰你打屁股，甚而至於施行死刑，你都得鴉鵲無聲的忍受，縣官並不加以干涉。家長可以任意決定子女的婚嫁，可以任意定子女的職業，可以任意操縱子女的教育，可以……總之，他是一家小皇帝。同樣，族長也可以任意決定全族的財產關係，以及全族內所發生的一切事務，他也是一族的小皇帝。

爲要維持家族制度於永遠，就有「崇拜祖先」的宗教，即拜祖教。非僅要「慎終追遠」，而且還要「源遠流長」。惟其要「源遠流長」，所以

南京圖書館藏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教條來鼓勵生育。潘光旦先生根據這一點老以為中國優生學的科學所在，於是提倡優生學，便主張復古。此文若使潘先生見了，或許要說：「唔，我真優生學就在這裏！」哈哈，潘先生真是科學家！早婚，是可以助長生育的，故不能不提倡；納妾，是更可以助長生育的，故不能不鼓勵；女子，是要出嫁給別人生小孩子不能繼承本家香火的，所以不得不當做一種商品而廉價的出賣！

(五)

出賣的結果，遂決定了女同胞數千年來從屬的地位，不，簡直是奴隸的地位。『三從』，『四德』，『七出』，是她們行爲的準則；牌坊，石碑，坊阡，扁額，是他們理想生活的歸宿地。問她們爲什麼這樣？她將毫不猶豫地回答你：這是孔夫子的教訓。於是政治舞台上就讓男性單獨的活躍。男性勝利了。

(六)

男性怎樣勝利？因爲他有科學制度幫忙。科學制度早已告訴咱們說：女性是不准勝利的。這自然有來歷，

按二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教條來說，即爲中國優生學的科學所在，於是提倡優生學，便主張復古。此文若使潘先生見了，或許要說：「唔，我真優生學就在這裏！」哈哈，潘先生真是科學家！早婚，是可以助長生育的，故不能不提倡；納妾，是更可以助長生育的，故不能不鼓勵；女子，是要出嫁給別人生小孩子不能繼承本家香火的，所以不得不當做一種商品而廉價的出賣！

歷來的科舉制度自然是歷來的統治者用爲籠絡上人的手段。爲什麼要籠絡？因爲不籠絡，他們『注意：她們不在內』要造反呀！不但籠絡而已也，且有軟化之作用在焉。於是孔子的學說，儒家的思想，五經，六藝，詩文，帖括，八股，就盡了相當的力量。不信，且看實例：

明室遺逸，鄉里志士，既抱光復之志，則清人視之，當然爲危險之禍根，故自入關以來，朝廷設政，罔不認識於此，而思所以消除之者。順治之時，一切大政，俱收籠絡人心之手段。康熙即位，仍沿前朝之舊，而又思有以羅致之。於是十二年，詔舉山林隱逸，七年，詔舉博學鴻詞。帝蓋察天下之人心，窺當時

有皇家律例第幾條第幾款可查。

說到科舉，自然可以分爲二種：一是貢舉，二是考試。據說貢舉是起源於前漢高祖時期，考試則成立於後漢武帝時期。又據說，科舉的人才又有二種之分，一是文士，二是武士。『文武兼施』，則『人才備焉』了。

平民中的優秀分子一旦中了式，不但增高身分，而且還可以脫離寒士的貧窮生活。總之，他們是有國稅可吃了。回到本鄉，有訴訟可以包辦，回到宗廟，有豬頭肉可以大嚼，回到家庭，還可以有權利娶幾個小奶奶。在朝爲官吏，在野爲紳士，在家爲地主。十年辛苦事鷄窗，有志青雲白玉堂。只要有他們所謂的志，終不難「堂哉皇哉」而終於「優哉遊哉」的度着上述的生活。於是他們不獨迎今浸淫於朝廷所指定的思想定型，而日還薰染慣習於士大夫優游的魏晉風度。所謂朝廷所指定的思想定型，當然不外乎「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的儒家思想。所謂士大夫優游的魏晉風度，也當然不外乎是「高傲孤清，矜趣而談，清言娓娓」的那種飄渺到不可捉摸的態度；但也有不

道，即帝室之家學。其實，彼何嘗識朱子之學問，要不過利用朱子之學說以鉛天下之口，以避夷狄之稱而已！」（但謹譯清朝全史）

(七)

科舉制度之作用，如是而已！

科舉制度之作用，如是而已！

平民中的優秀分子一旦中了式，不但增高身分，而且還可以脫離寒士的貧窮生活。總之，他們是有國稅可吃了。回到本鄉，有訴訟可以包辦，回到宗廟，有豬頭肉可以大嚼，回到家庭，還可以有權利娶幾個小奶奶。在朝爲官吏，在野爲紳士，在家爲地主。十年辛苦事鷄窗，有志青雲白玉堂。只要有他們所謂的志，終不難「堂哉皇哉」而終於「優哉遊哉」的度着上述的生活。於是他們不獨迎今浸淫於朝廷所指定的思想定型，而日還薰染慣習於士大夫優游的魏晉風度。所謂朝廷所指定的思想定型，當然不外乎「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的儒家思想。所謂士大夫優游的魏晉風度，也當然不外乎是「高傲孤清，矜趣而談，清言娓娓」的那種飄渺到不可捉摸的態度；但也有不

盡然的。

不但此也，一中了式、鷄犬還可以升天、光耀門楣，那是不消說的。而且，閥族都有好處。「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所謂高門，也是藉了政治勢力爲扶植的。做了官，發了財，買了地，收了租，由「寒門」而「高門」，由「小族」而「大族」，「望族」，而「豪族」，那是確有把握的。

於是，於身分之外，又來了一個門第。「弟和豪族，本是一個東西，都是政治現存的勢力，官僚組織與這勢力相結合，於是仕途便成了這種勢力的壟斷。所以沈約說：『降及季年，專稱閥閱。自是令公之子，倣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銖兩，所稱必門戶，所議莫質能。』（文獻通考選舉考）誰爲爲之？熟令致之？我又更歸納到家族制度了。」

這個以家族制度爲出發點的政治組織，在秦漢以前，那是很明顯的可以叫做封建政治，在秦漢以後，封建制度有些解體了，我無以名之，只好名之曰官僚制度。

(八) 官僚的經濟基礎是租稅。官僚的知識來源是士大夫的治術教育。所以，官僚本身是貪污的，辦事是不負責的，對於農民生產民衆等總是嚴厲的剝削的。因爲官僚本身是一個不生產的剝削階級，其唯一的謀生方法是在於獵取政治。一旦找到了一個位置，就有俸給可領。俸給來自賦稅，賦稅來自民間。所以叫官僚不貪污，不枉法，不剝削，是等於叫貓兒不吃老鼠一樣的困難。

因此，過去的政治是消極的，不

依租稅而決定。例如秦漢租稅之出入有點不同，這就表明秦漢兩朝政治之各異。秦把租稅獨集中央，而對於小民的賦斂又復加重，於是就覺得暴虐太甚，天下騷然了。這樣，在農民方面，便有陳勝吳廣等「削木爲兵，揭竿爲旗」的興起；在下級官吏方面，便有項梁劉邦等的起義。至於漢代，則國稅除中央拿到一部分外，其餘都

給了封君的湯沐邑，令其自取。因此封君的權力高漲，而中央却有尾大不掉的危機，這樣，便造成了漢代外戚的當權。

(九) 官僚的經濟基礎是租稅。官僚的知識來源是士大夫的治術教育。所以，官僚本身是貪污的，辦事是不負責的，對於農民生產民衆等總是嚴厲的剝削的。因爲官僚本身是一個不生

產的剝削階級，其唯一謀生方法是去的政治當然是大大的不同了。若仍以過去的眼光來觀察現在，那充分的表示他不識時務！

現在，中國的政治。與從前即過郭子畫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蘇秦這句話倒是對的，他畢竟是英雄，因爲他爲咱們解答了中國政治的一大半。

「識時務者爲俊傑」，不識時務者當非俊傑。「非俊傑的眼光是」

非』識時務的。作者也是『一個俊傑，所以知道過去的政治與現在的政治是兩樣，所以對於過去的政治發出許多

的批評而對於現在的政治抱着無限的期望。

關於期望的話下次再說，因為說

得太多了，會被認為非俊傑的。再會吧，閱者們。

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日于上海

美國政黨政治的實際及其改造（續）

何景元

3. 政客指揮官吏 美國的政客常以一地盤為其活動之根據，他們的勢力，可以深入內地，儼然土豪劣紳，官吏非絕對的聽受其指揮不可，政治是不能循正軌以進行的。

4. 好人不願候選 如果其人要想以做官為手段，以為國家服務，為社會犧牲為目的，毫無營利觀念，絕無搜刮動機，是決不願意千辛萬苦的去爭職位，所以不是政客官僚，決不願候選，與人競奪。

5. 行政費用大增 一黨勝利以後，所有黨員不必盡為人才，但是又不能不支配以職位，於是安排冗員的辦法乘之而起，行政費用自然不能不隨之而增加。

6. 漢舉由少數政客支配 美國選舉以政黨為投票的對象，實權則操于『小組織』Machine，『小組織』被『核心組織』King復由『政客』Boss 支配。推其結果，

美國的選舉則被支配于少數『政客』而已。所謂『民主政治』，簡直是夢話。

7. 政府為政黨私有機關 政黨鬥爭的實際目的，在于獨占政府機關。一下，官吏職位，可以任意支配，國家名器，可以大分其職。不是家有天下，却是黨有天下，政府機關完全變成政黨的私產。

8. 賓員為官須繳納黨捐 這有兩層意義：第一：政黨以官吏職位給黨員，同時黨員須向其黨納捐款，顯示着售官鬻爵的意味，證明了政黨的股份公司化。第二：黨員須向其黨繳納捐款

於才能的選擇，而在乎同我者來，異我者去，政客們只施其縱橫捭闔的手腕，不必具備什麼才能學問，難怪他們就以此為職業。

10. 使國人道德日墮墮落 政客作為，以私人利益為前提，重感情，多陰謀，每處幕後做『驅迫』Drive 的工作，威逼利誘，無所不為，卑鄙醜陋，蠅營狗苟，所謂人心澆薄，世道衰微，是最確切的描寫。風氣所播，道德破產。

一、『小組織』Machine 和『政客』Boss 的活動

『小組織』Machine 是政黨幕後的幹部，同時即為『政客』Boss 的集團。政黨支配政治，而『小組織』和『政客』則握政黨的機構。換句話說

9. 養成職業化的政客 政權的爭奪，既不在於政策的貢獻，而在于有職可分，有利可圖，職位的任免，又不在

實際政治中所演成的弊端和罪惡，也幾乎不可勝述！

1. 對于選舉 美國選舉的支配實權，完全落在政客手中，前面已經說起。那末，候選人如果希望當選，必須先要得政客的同意。政客們包辦選舉，簡直是一國的太上主權者，說得空刻些，他們確確實實是一班窮國的大盜啊！

2. 對于行政 因為官僚制度轉帳推演

的結果，行政官吏類由政客推薦。因此，行政官吏在職的壽命，繫于『小組織』或『政客』的手上，行政官吏對于政客是不能不俯首聽命的。

3. 對于立法 議員的當選，完全是『小組織』和『政客』力量，政客如果向議員有所請託或薦引，議員是不能够拒絕的。

4. 對于司法 美國聯邦政府的法院，比較尚有獨立精神。各邦法院法官，因為民選，仰仗于政客和小組織幫助的很多，因此受政客的指揮，獨立尊嚴，消失了不少！

5. 對于特殊利益 美國政客因受大公司請託，轉向議會代為疏通運動訂立對於該大公司有特殊利益的法律，

或介紹大公司和政府訂立某種事業的契約，是常有的事實。政客至於此時

，已經完全變為資本家的走狗，忘記了國民，忘記了國家利益。所以有人說：『美國的共和黨民主黨都是資產階級的政黨，牠們是完全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雖成為經濟上少數金融資本家的執行委員會的性質，國家的權力，不外是金融寡頭政治的直接的武器』。

至於政黨在議會中的操縱把持，

為一般政黨政治普遍現象，不獨美國茲不贅。為然。

推求美國政黨政治發生弊端的原因，依照一般的理論說，約有左列兩端：

一、制度的原因 第一，民選職位過多，使人民忙于投票，沒有詳細考慮的機會，容易受政治家利用。其次，考試制度尚未完備，分開來說就是：①官吏還沒有完全分級，尚未全盤舉行考試；②能免權依然握于執

的外國人，無知識的羣衆，屢敗墮落的愚民，占選民的一大部分，易于愚弄的選民很多。第三，黨紀森嚴，缺乏黨員個人自由，一般黨員只知服從黨紀，竭其愚忠擁護本黨，不容個別的對于事實加以理智的判斷。——因此『小組織』居實際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政客』更有操縱和包辦政治的機會。

實在，美國政黨政治所以發生如此的弊端，演成如許的罪惡，還有其真正的原因——經濟的原因——存在着。

美國是一個龐大的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從他們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中所反映出來的意識形態是『拜金主義』。從政者的目的不是為了服務，從政的意義就是摹摹為利，其結果，從政者職業化，『政客』出現，『小組織』發達，官僚制度形成，公職制度確立。

淺顯一點說，美國資本主義勢力濃厚，大公司獨多，資本家要實行其『官僚賄賂政治』『金錢萬能政治』，表現着『金融寡頭政治』，就不惜耗費巨資收買『政客』扶助『小組織』，社會的原因 第一，人民對於政治缺乏興趣，對於政事冷淡，投舉選舉，敷衍塞責。第二，如初入籍

』，『政客』是銀行家或公司老闆所豢養的走狗，銀行家或公司老闆是『政客』們的主人。觀乎美國著名的『小組織』往往在於產業發達的大都市中，如著名的小組織『Tammany』即在于紐約，以及各政黨常向大公司捐款充作政費，都是鐵一般的證據。

我們既然明白了美國政黨政治發生弊端的原委之所在，那末，有什麼方法可以消弭牠呢？應該有一個答復。

依照一般的理論，對於美國政黨政治的弊端，似乎可有左列的幾種補救的方法：

一、實行直接立法 代議制度最大的缺點就是人民僅有選舉權，只能於投票時一度行使唯一的民權。投票完畢，選舉人變成被選舉人的奴隸，這就是『政客』和『小組織』得以從中操縱舞弊的唯一原因。欲糾正此弊，人民不但要能選舉，且須有權可以隨時罷免；人民須有權可以直接提出法律案，有創制權；並且有通過或否決法律案之權，有複決權。假若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權，政治真正的民主化，由人民直接解決一切政治上的重大

問題，那末，政客活動的機會，當然可以減少許多。

二、改良選舉方法可以分為兩項說明：第一：減少民選職位。民選官吏減少，投票次數可以隨之而少，人民可以不致厭惡選舉，政治興趣可以因之提高。同時，選民對於被選舉人也可有相當的認識和考慮。不至盲目的投票。不過，這個辦法須和考試制度相伴而行；否則，缺了厲行考試這個條件，僅僅是減少民選職位，要反而增加『政客』活動鑽營分賊的機會。第二：人民獨立選舉。改為投票以人為對象，不以政黨為對象，『小組織』減少作用，選民可以全部或一部的不受『政客』指揮。政客活動的範圍，自然縮小。

三、厲行考試制度 考試制度實行，文官地位增高，官吏得着保障。既可避免無故撤職，又可革除薦引陋習，總統省長部長議員處理請託事件的時間，從此也可免除浪費，吏治自可澄清。至於官吏用其所學，增高辦事效率，地位穩定，技訖熟練，不稱職的易於覺察，沒有私人可以任用，沒有冗員可以安插，又是考試制度必

然應有的結果。如果重把總統省長市長的特許免試權，破格任用權，暫時任命權、嗣任權，任意罷免權加以限制，『小組織』與『政客』無職可分，官僚制度自然可以漸漸的消滅。

四、灌輸政治常識 人民缺乏政治常識，不懂得什麼是政治，對政事漠不相關，以為選舉投票無足輕重，於是『政客』乘機而起，『小組織』得以居間利用。如果不是這樣，像瑞士人民，有豐富的政治常識，對於政治都有相當的認識和了解，『政客』就不容易從中活動。

五、鼓勵政治興趣 人民雖有政治常識，但是如果沒有政治興趣，那就淡於問政，只能辨别是非曲直，不負政治上的任何責任，只能批評沒有辦法，甚至於有辦法也不肯躬親實行。同時剷除『小組織』肅清『政客』，非以『民主』力量不可，那麼人民政治興趣的鼓動，是不容我們忽視的。

六、多設慈善機關 美國一般政客勢力之養成，常有相當地域做他們活動的根據。他們要收買人心，每假慈善事業為名，博取一般羣衆的同情。這是他們做政客的基礎，也就是做

政客的實力。如果國家多辦慈善機關，那麼政客就要失去收買人心的工具，失去做政客的憑依，是政客們的致命傷。

但是，上述的方法只是補救的方法，是表面的，治標的，其能及於實際影響的效力非常薄弱。如果要澈底消弭美國政黨政治的弊端及其罪惡，應該從治本的方法着手。

所謂治本的方法，就是『改造經濟組織』，要經濟的組織社會主義化。老實說，就是要打倒以賺錢為目的

的資本主義，推翻為交換而生產的資本主義，肅清其生產專為一階級謀利潤的資本主義！要創立以養民為目的的經濟組織，為消費而生產的經費組織，其生產在滿足社會慾望的經濟

組織，從而打倒『金融的寡頭政治』，消滅那少數人利用其超遠的經濟能力以操縱政治之虛偽的民主現象；實現政治之真正的民主化。那麼，從政者只知為國家服務，為民眾盡力，得一職位，無非多負責任，多為社會犧牲，偷安貪逸之輩，且視做官為苦役

，人仕為捷途，政客自然絕跡，官僚制度自然無從產生，分賊制度自然無從成立。資本家本身勢將瓦解，自然更無所謂勾結『小組織』豢養『政客』一了！

總之：美國『小組織』『政客』的活動和『分賊制度』的存在，不僅是美國政黨政治的弊端，並且是美國

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所反映出來的罪惡。我們能够把握着這一點，才配討論如何澄清美國的吏治！

一九三二年六月三十日上海雷光路。

我們需要怎樣的憲政？

——評王造時『我為什麼主張實行憲政』——

王造時先生說：『憲政是立國的

根本大計。』我們承認他沒有說錯。

他又說：『辛亥革命以來，雖掛了民國的招牌，到如今還是黑漆一團的局面。』『談不上憲政』，『民國念一念以來，政局之所以不安，內戰之所以迭起，大家不能不承認這是政治沒有上軌道的表現。』中國現在還沒有

到政治的內幕，尤其沒有注意到經濟上的地位，所以他所主張的憲政之要義，無非是『使各黨各派有公開平等，競爭的機會』，『他們要取得政權，

可是王先生所主張的『憲政』

，

是怎樣的『憲政』呢？他說：『什麼叫做憲政？簡單答復，根據憲法而有的政治便叫做憲政。』又說：『根據憲法而行的政治，才能叫做憲政。』他最注意的第一件事是『憲法』，他只要求法律上的虛偽的平等，沒有注意到政治的內幕，尤其沒有注意到經濟

上的地位，所以他所主張的憲政之要義，無非是『使各黨各派有公開平等，競爭的機會』，『他們要取得政權，

要實行主張，要爭得權利，他們到選

王先生的憲政理想又是怎樣呢？

激 潘

舉場去決鬥，他們到議會去決鬥。王先生這樣的解釋『憲政』，站在什

麼立場說話，有什麼作用，我們不便故作誣心之論，可是他只要是『至少總有一部分人民參加政治』的那樣的國度，就可承認那是『實行憲政的國家』，這是『無可否認』的。王先生認這樣的『憲政』即為『國家長治久安的大計』，所謂『憲政』也者，多

且看王先生自己說：『英國自從克林威爾專政結束以後，有兩百七十餘年了；美國自南北戰爭以後，有六十餘年了；法國自從第三共和成立以後，已六十餘年了；日本自明治維新實行憲政以後，也五十餘年了。都沒有發生過內亂，並且將來發生內戰的機會總比較沒有實行憲政的國家少。』王先生把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的『憲政』，推崇備至，我們知道，英美法日四個帝國主義者的虛偽的昇平外表，就是王先生所主張的憲政的典型，是王先生所主張的憲政的楷模。但是我們要問這幾個做我們憲政楷模的國家，他們所有的實際政治的内幕，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我們曉得：我們的憲政楷模——英國、美國——是兩大政黨政治的國家，英國的保守黨自由黨，美國的共和黨民主黨，都有很大的政治勢力，都佔有優越的地位，政黨是全國政治的骨幹，但是英國保守黨自由黨的一切政綱政策，都由首領決定，在她自己黨的本身，就是一種巨頭形式的統治，專限於男子的普選原則，于一九二五年才被採用，于一九二八年的大選開始見諸實施。這都是『自明治維新實

共和黨和民主黨手中，被操縱下政黨的最高幹部；政黨的最高幹部被 *Macmillan* 把持，*Macmillan* 山政客支配；結果是政客支配政治，形成『金融的寡頭政治』而已。王先生反對『寡頭政體』，同時以『金融的寡頭政治』為理想來主張『憲政』，未免南轔北轍，『那是緣木求魚的辦法』吧？

其次我們憲政的楷模——法國，是一個多黨政治的國家，他們的主持一國政治的許多政黨是主觀的感情的結合，以人物為中心；他們的女子，到現在止，還沒有取得選舉權。女子不是人民嗎？由建築在人物好惡關係上的政黨所反映出來的政治，是『政治』的典型嗎？

復次，我們憲政的楷模——日本，是一個君主立憲國家，在政治上居于極重要地位的內閣首相，是須由那備極尊嚴的『元老』推薦由天皇任命的；除了內閣以外，還有『元老』，『樞密院』都是政府中的執行機關，並且在實際政治中占有很大的威勢；

所謂『少數的統治階級，一日到晚，總在那裏鉤心鬥角，爭權奪利』。恰恰是我們憲政的楷模——英、美、法、日四國中普遍的現象，是帝國主義國家中『常見的事實』。『無論用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替他掩飾』。我們是不是應該去追求如此的『憲政』呢？

況且，大家都曉得，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現在所處的環境是在于一個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換言之，目前的中國是處于一個非常的時機，我們尤其不敢承認王先生所主張的『金融的寡頭政治』是我們應該追求的『憲政』，我們決不敢相信王先生所主張的資本主義的憲政』，『虛偽的民主政治』，能夠救中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大計』。

彭學沛先生說得好：『國內的散漫破碎狀態決不是僅由一黨政治改作多黨政治便可補救，若真恢復民國初年的多黨混戰狀態，必定比現今還

行憲政以後』的『憲政』，這是『全國人民』都有參政機會的政治嗎？這是『向較高的公共意志負責』的『民主政治的憲政』嗎？

不如。近年的黨治方式是應改革的，是應放鬆一步的，但不是有了許多黨就在內，誰也不會否認；並且國民黨積極主張由訓政進於憲政。所以我們討論的焦點，並不在乎憲政是否重要，却在於我們所需要的是怎樣的憲政和怎樣進于憲政的階段。關於『怎樣進于憲政階段』一層，王先生更加弄不清楚。王先生也說：『實行憲政，必須先有憲法；有了憲法，還須實際施行。沒有憲法，固不成其為憲政；只有憲法而不實行，也不成其為憲政。』

『曹錕時代，有了憲法，而不能運用，也談不上憲政，』『沒有經過鬥爭得來的憲法，人民對牠沒有相當認識不知寶貴。結果，恐怕只有具文，沒有實質；只見憲法，不見憲政。』似乎王先生也感覺得人民的政治常識和政治興趣的培養，是實行憲政的先決問題。換句話說，民治精神的養成，是法治的基礎，是進于憲政階段的必要條件。可是王先生回轉頭來却說：『實行憲政，是法治的基礎，民治的條件。』把怎樣才能去『實際施行憲法』，怎樣才能使人民『運用憲法』，怎樣才能使大家『遵守球戲的規則』，一些不提起了。王先生僅僅知道過去有過不守憲法的現象，有過不實行憲法的事實，『沒有認識過去不守憲法與不實行憲法的原因與防止的方法』，不知道過去的『不實行』和『不守』，『不是無故發生』，依舊只是高唱着『把政治的運用，納之于軌道』的老腔調，只說要『實行憲法』，却沒有明白實行憲政所應有並且是必要的步驟與方法。『緣木求魚』，簡直是自欺欺人。

王先生認定『辛亥革命以來』，『只有個人政治，軍閥政治。』可知他並不承認曾經有過真正的國民黨的訓政，並真正的不承認曾經有過黨治，那末，王先生根據民國念一年以來政局不安內戰迭起的事實來指摘政局，其所反對的對象，當然的應該是『個人政治』『軍閥政治』，不應該是黨治。把個人政治、軍閥政治和黨治混為一談，犯着邏輯上的大錯誤。

總之，我們固然反對個人政治、軍閥政治、寡頭政治，我們尤其反對資本主義粉飾昇平的憲政、金融的寡

頭政治、虛偽的民主政治。我們需要的是真正民主的憲政，所要創造的是全國人民在法律上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都取得絕對平等地位的全民政治。我們認定產業落後淪於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國不能馬上進於大同社會。我們尤其不希望把中國形成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我們重視真正民主的憲政，我們尤其重視進于真正民主的憲政階段所應有並且是必要的步驟與方法。

至於王先生說：『寡頭政體的武力是靠不住的，隨時有叛變的危險，原因是所謂軍隊，大家為着飯碗而來，其所以服從某個長官，並不是出於公民服務國家的忠誠，乃是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幹，這種軍隊，沒有正當的愛國概念為其行動的標準，乃是個人的軍隊，派系的軍隊，不是國家的軍隊……』所謂『大家為着飯碗而來誠』，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必然的現象，並不能專指為某種政體的罪惡。王先生也還記得吧，我們的憲政楷模國家——日本，在最近齊藤實組閣的過程中，跋扈的軍閥就會很充分的表現過強硬的態度。所以關於這一點，我們純本研究學術的立場，也不能不說王先生的觀察有些錯誤。

以黨治國與國民黨黨員

劉樹平

國民黨實行以黨治國，已經有幾年的工夫，然而在這幾年當中實行的結果，除了使得民衆懷疑和失望而外，我敢說是毫無所得的。

根據以黨治國本來的真正的意義，根據孫中山先生的遺訓，發現出來國民黨黨員對予以黨治國有三種錯誤的認識，也許是幾年來因為這三種錯誤的認識，造成今日反對以黨治國的聲勢。

國民黨黨員第一種認識錯誤的，以為以黨治國，便是把國家大小官吏都要讓給國民黨黨員來做，却完全忘記了以國民黨黨義治國的本旨，照這種錯誤看起來，好像要做官的，必須先要加入國民黨，同時國民黨黨員就是做官。這豈不是以官治黨了嗎？黨的名義存在，而黨內都是些做官的，這更不是以官亡黨了嗎？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以黨治國，是以實現三民主義為前提的，那麼國民黨以黨治國的實質，是在實現三民主義，而不是在國民黨黨員完全做官。

國民黨黨員，每個都應該具備着

的是痛苦民衆中發覺份子的條件，有了這種覺悟，才來革命，革命當然是為解除民衆痛苦的，那麼到國民黨掌握政權的時候，更當然是要達到革命的目的——解除民衆痛苦。要是每一個國民黨黨員都做官了，那麼解除民衆痛苦的責任，給甚麼人來負擔呢？如果不負擔這個責任，那真是不堪設想了！固然人都是自私的動物，但是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中，絕不會是只有孤獨的一個。同時要知道，在社會上一般的情況未會改善以前，一個人是不會得到美滿生活的，這話是怎樣講呢？就是說全民衆的痛苦沒有解除，國民黨黨員是不會得到自由平等的第一點。

國民黨黨員第二種認識錯誤的，就是以為自己是一個國民黨黨員，自己就是革命，誰要說自己的不對，誰就是侮辱了革命，誰就是反動，以這種奇妙的邏輯，指那說自己不好的，就是反動，這是一種極大的錯誤，大家都知道孫中山先生是極喜歡別人批評他的，他在實業計劃的序文中說：『此書為實業計劃之大方鐵，為國家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

經濟之大政策而已，至其實施之詳密計劃，必當再經一度專門名家之調查，科學實驗之審定，乃可從事，故所舉之計劃，當有種種之變更改善，讀者幸勿以此為「成不易之論」，庶乎可！』我們看孫中山先生還是如此的謙讓，這也是孫中山先生偉大的地方，人們是應該學仿的，尤其是國民黨黨員。國民黨黨員如果相信自己是一個革命的戰鬥員，就應該只知有革命，只知有黨，不應該處處以自己為重要，在在以個人為前提，同時國民黨黨員，更要認識誰違反了國民黨的主義，誰便是反革命。在國民黨黨員的本身，只知道服從國民黨的主義，政綱，政策，決議和命令，如果他人有指出自己不對的地方，必須首先要認識是善意的，或者是惡意的。如果是善意，自己只有盡量的添補自己的缺陷和糾正自己的錯誤，絕不能一口咬定：『誰反對我，誰便是反動』這一類的謬語，才可以把國民黨之黨治國的

真意永遠保持住。這是國民黨黨員對於以黨治國應該認識清楚的第一點。

國民黨黨員第三種認識錯誤的，就是以為以黨治國，便是以黨部治國，黨部的權力是高於一切的。這只知以黨部治國，而忘却以羣衆治國了，只知道有黨部的權力，而忘却民權的所在了，我相信在實質上、形式上，也絕不是這樣可達到以黨治國的目的，我更相信孫中山先生以黨治國的遺教，也絕不是這樣的做派子。

國民黨黨員更應該認革命是時代民衆的要求，自己是時代民衆的先鋒隊，國民黨的以黨治國，是爲着永恆革命的勝利，這種永續的勝利，便是時代民衆的生活品！所以國民黨黨員，應該只知道以革命的黨治國，不應該再存着以黨部治國的錯誤的觀念。甚至於有黨部的權力，而沒有民衆的權力，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國民黨黨員是不能時刻忽略的，這是國民黨黨員對於以黨治國應該認識清楚的第二點。

國民黨黨員，如果能够誠摯、誠實的糾正以往對於以黨治國這三種錯誤的認識，國民黨的以黨治國，才可以支持得住，以抵于成功。

日本承認偽國問題

一向在我國統治下的瀋陽，吉林，黑龍江，自去年九月十八日被日本用武

力擗奪去了以後，在日本武力劫持下

，甚且日本居然又要首先承認滿洲爲獨立國。從此，東三省的領土，東三

葉周城

省的人民，東三省的主權，快要全盤非復我有了！固然，我們在這山河破碎，主權喪失的當兒，應當怎樣臥薪嘗膽，厲兵秣馬將已失的領土用武力奪將回來；但是同時，我們更應用冷凜的頭腦，莊嚴的態度，根據國際慣例與國際道義，來討論偽國究竟可否被承認為獨立國？如果不可被承認為獨立國而竟承認了，他的效果怎樣？更質直說：偽國現在已否具備了獨立國的資格？若未具獨立國資格被他國惡意承認時，則主權國對於這個在本國領土內的叛逆組織應當有怎樣的對付？

根據上述理由，我們一面應向承認國——暴日抗議，一面依照上述理由，訴諸國際，使國際間明瞭日本這次承認偽國是完全一種惡意的非友誼的行為，一切由此所引起的損害應歸日本負其全責。這一步工作，雖然比不上鐵一樣的硬，血一樣的紅，但是在鐵血的後面，這種工作倒是少不了的。

一般的說來，一個新興的國家從母國分離出來，要求他國承認時，必須具備下列幾個要件之一：(1)此國家

確是組織於一個適當的安定的政府之下；(2)新國完全打敗了母國；(3)母國表示不再努力征服新國；(4)母國自己先行承認。

由此看來，一個國家由母國分離出來要求他國承認，必得具有上列幾個要件之一，然後這個承認，方始有效；否則，新國要求他國承認與他國承認此新國都可視為違背國際慣例，或竟可認為干涉母國之內亂，可即刻提出抗議。我們現在且看偽國是否適合上述幾個要件。

第一、我們看偽國是否組織於一個適當的安定的政府之下？

關於這點，我們知道，在九一八

事件未發生之前，東三省是完全我國的領土，絲毫未向我國反抗過；絕未

說起它們要和中國脫離關係，自己組成一個獨立國家，這是很明顯的事實

第二、我們看偽國是否完全打敗了我國？

關於這點，上面已經說過：偽國的政府的成立，是在日本人用暴力劫奪我國領土後之一手造成的把戲，他們始終不承認偽國對內有統治國民的能力，對外能打敗了母國，並在國際上有履行國際義務的意思和能力；它之不能被認為獨立國，是很明顯的。

但是，我國竟這樣的讓日本組織了偽政府，承認了偽國，毫無反抗的表示中將得日本人的承認，時間這麼短，所謂適當的政府，是這樣解釋的嗎？

一方有中央政府收復失地的威脅他方有義勇軍繼續與之對抗作戰，能够稱為安定的政府嗎？退一步講，假定傀儡組織政府可算安定，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個安定，並不是它本身已具有反抗母國的實力，並不是它本身已能統治東三省的人民，這也是很顯然的：只要日本人在東三省的武力一旦消失了，我們可以斷定它在二十四個小時內，馬上就要國破家亡！這樣在日本人武力劫持下一手造成偽國，算是有被認為獨立國的資格嗎？未到可承認的時期，日本人竟公然過早的承認了，我們也竟大着肚皮容許它的罪惡嗎？

第三、我們看偽國是否完全打敗了我國？

嗎？關於這點，我們可以這樣說：我國政府對於收復失地的決心，絲毫不會鬆懈過，雖然過去由於認識的錯誤，對東三省問題採取不抵抗主義，但事實上並非僞國已打敗了我國，並且最近馬占山的憤勇殺敵和東北義勇軍和僞國的殊死戰，在在足以興復僞國政府，可以算是僞國已打敗了我國。

而我國已無能力再收復失地？這都是一個事實問題，無可粉飾的。日本人欲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竟這樣掩耳盜鈴的承認僞國，這是我們督死反對的。

第三、我們看我國是否已表示不再用武力去征服僞國？

關於這點，更事實昭然，用不着

本承認僞國向國際所發的宣言和幾次的決議收復失地的辦法，便可知道政府對日本承認僞國所取的態度和決心，日本人根據什麼，說我國已表示不

用武力去征服僞國，而謂僞國承認之要件已存在？這也是我們至死不能承認的。

第四、我們看我國是否自己已先承認，然後日本人再予承認？

關於這點，是無疑義的，當然是在我國沒有承認以前，日本人先行承認了，所以我們要責備他；但這正是它的責任；因為一個新國從母國分離出來，尚未具有獨立國資格，當然是屬於母國的一部分的領土，沒有到了

獄中影心（續）

塘橈壠上鳥，

歌舞賣風流。

午夜推窗望月

雁過家音杳，

風來虎嘯生。

日暮還故鄉

緊因思夜短，

夜短亦傷情。

王莘蓀

晨起憑窗遠眺
湖海飄零客，
而今作匏囚。
青山不改色，
紅日反添愁。
朝露侵花濕，
卿雲接海浮。

塘橈壠上鳥，
歌舞賣風流。
二月龍華夜，
推窗望月明。
銀河天上劃，
綠柳院前橫。

雁過家音杳，
風來虎嘯生。
日暮還故鄉
緊因思夜短，
夜短亦傷情。
便想到瀟湘故土。

具有獨立國的資格的時期。未經母國自己先行承認，而他國即貿然予以承認，非干涉母國內亂，即為承認過早的一種惡意的非友誼的行為。日本人無論如何強辭奪理，這一種違背國際慣例和喪失國際道義的卑鄙行為，總像鐵鎗一樣，難逃天下人之耳目。

總之：日本此次承認僞國，既喪失國際信義，又違背慣例，顯然是對我國的一種非友誼的行為，我們一面廣擴大宣傳，使國際間明白日本對華侵略之野心，及此次惡意的承認僞國對日本文明國資格之墮落外，一面仍復上下一心，以最大的犧牲，恢復已失的領土，這是我們目前最大的任務。

昨夜夢園林委落，
草荒南圃。

願聽殘萱宜雨露，
且看落日開雲霧。

怎奈何長作楚囚兒，
相思苦！

梅山上，雜花灼；
伊水岸，青蓮弱；

故鄉風景異，
忍人情薄！

萬里家山繁別夢，
多年積恨傾杯酌；

感人生點滴蒼傷痕，
幾時樂？

一封短信

激浦先生：

前月，瀾平君在敝寓拿去的詩詞，係要在獄中窮極無聊時，與一二難友開頑笑的文字遊戲，絕無藝術價值，故原告瀾平君切勿發表。不意瀾平君竟失信於我，深感不安！以後，切望勿再繼讀刊登，以免彰我之醜陋。

近兩年來，斐一覺字也未發表，已成懶鬼，朋友勸勉之言，亦慢不接受，自認質不堪教訓。茲承厚意，如

送難友解禁

就此登報，並祝

朋輩少賢良，

友道夷涼；

他山攻石莫相忘。

踏破網羅庸有日，
與子翱翔。

世路半羊腸，
非盡康莊。

大荒莽莽亦滄桑。

此去當知宜步武，
慎彼周行。

激浦七、六、

徵稿簡則

一、本刊歡迎純從學術的立場解剖、批判現代政治並尋求其救濟與改造之方策的文字。

二、本刊暫分「時評」、「書論」、「研究」、「文藝」、「通訊」、「專載」等欄徵稿。

三、來稿請用印有方格的白稿紙，寫清晰，並請

自加標點符號。

四、本社對于來稿有增刪權；不願增刪者，請來

稿時聲明。

五、來稿請由投稿者自行負責。

六、稿末請附通訊處，以便通信。

七、來稿欲以別名發表者，請須于稿末仍署真實姓名。

八、來稿經採用後，即贈現金每千字一元至五元

或贈閱本刊二月至一年。

九、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發還；但經來稿時

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

十、來稿請暫寄「上海麥德路中國公學程伯康

君代收」。

編者聲明

斐蓀先生：

本刊第一期所登『政黨政治與一

黨專政』一文，原係谷正鼎先生之講演稿，並非論文，特此聲明。